

唐山涅槃

张建平

著

在中国，有一个地方叫河北，
在河北，有一座城市叫唐山，
在唐山，有一件事情祖祖辈辈不能忘……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唐山涅槃

张建平
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山涅槃 / 张建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604 - 0

I. ①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0430 号

唐山涅槃

TANGSHAN NIEPAN

张建平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22.5 印张 312 千字

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604 - 0

定价: 3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碑文

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，不幸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强烈地震。震中东经118度11分，北纬39度38分，震级7.8级，震中烈度11度，震源深11千米。是时，人正酣睡，万籁俱寂。突然，地光闪射，地声轰鸣，房倒屋塌，地裂山崩。数秒之内，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，24.8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，16万多人顿成伤残，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。此难使京津披创，全国震惊，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。

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灵土，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，虽遭此灭顶之灾，终未渝回天之志。主震方止，余震频仍，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，移伤残之躯，匍匐互救，以沫相濡，谱成一章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、先人后己、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。

地震之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。10余万解放军星夜驰奔，首抵市区，舍生忘死，排险救人，清墟建房，功高盖世。5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，解民倒悬，救死扶伤，恩重如山。四面八方捐物捐款，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，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缺水之绝境。与

此同时，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，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，诸如外转伤员、清尸防疫、通水供电、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，步步奏捷；震后10天，铁路通车；未及一月，学校相继开学，工厂先后复产，商店次第开业；冬前，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，所有灾民无一冻馁；灾后，疾病减少，瘟疫未萌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。

自1979年，唐山重建全面展开。国家拨款50多亿元，集设计施工队伍达10余万人，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亲临指导。经7年奋战，市区建成120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，600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。震后新城，高楼林立，通衢如织，翠荫夹道，春光融融。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，五谷丰登，山海辟利，百业俱兴。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，奋翅于冀东之沃野。

抚今追昔，倏忽10年。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：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，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，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。爰立此碑，以告慰震亡亲人，旌表献身英烈，鼓舞当代人民，教育后世子孙。特制此文，镌以永志。

唐山市人民政府

1986年7月28日

前 言

在中国，有一个地方叫河北，
在河北，有一座城市叫唐山，
在唐山，有一件事情祖祖辈辈不能忘……

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！国家公布：震中烈度11度，震级7.8级，断门绝烟7000多户，伤残16万余人，死亡人数24.8万……

那悲惨的一刻距今已经40年了。

40年啊！我，作为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，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每每读到这些数字，仍然掩面而泣：24.8万啊，我的兄弟姐妹！那是一道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，那种疼，在心里，40年，我的心一直在流血……

40年的经历中，记不得有多少人问过我，人们最关心的也是永远都搞不清的问题：唐山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？虽然我知道，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开始不是这样的，但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：在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，根本无法统计准确，目前，只能使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，因此我

无言以对……也有人问我唐山地震的震级到底是多大，地震当时是什么感觉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并且在这些年里，为了寻找那个终生不会忘记的瞬间感觉，我去美国考察的时候，专程感受了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模仿地震的人工震动平台，在国内，也曾有机会感受了模仿地震的人工震动平台，而且都说是最高震级的模仿效果，但我觉得震动平台给予我的震动感觉（震级），依据记忆中的震动感觉来评定，好像都不够。有人说唐山地震震级8.5级，也有人说7.3级，我只知道：当时的震级已经超出了记录仪器的极限。因此，没有一个来自震区的客观的实际测量数字……还有更多的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，问我唐山地震严重还是汶川地震严重，我更是无言以对。一是我只亲身经历了唐山地震，没有亲身经历也不想再次去经历汶川地震，无法做一个令人信服的比较；二是从客观上说，根本不用去比较，看统计数字就可以了；三是同样是祖国母亲身上两道深深的流血的伤口，怎么可以去比较哪道伤口更深，哪道伤口流血更多……

40年来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唐山人，唐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至死不渝地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深深地眷恋、感恩这片土地。于是，从地震废墟里爬出来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为唐山做点什么，总想为纪念那场惨烈的灾难做点什么，无奈势单力薄，能力有限，只能从自己做起，从回忆和记录开始，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。我埋头3年写了这本30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，小说的第一稿是60万字！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虽然我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，也写过其他文体的文章，但没有以这种体裁写过东西。然而，我固执地认为，写唐山大地震，非长篇小说不可。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学的，同时也是自然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。没有一个足够的篇幅，便不能对其进行比较客观的、全面的包容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全书30万字，没有一个“谢”字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鲜明而又深刻的烙印。所以，这本书写得很苦。3年的时间里，不知道写了多少次，改了多少次，也不知道拿起来又放下地反复了多少次，有时甚至对着键盘发呆，一个字也敲不出来，真想一拳把键盘

砸烂！最痛苦的是对往事掰开揉碎了的回忆，它让心中那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滴血……是生者对于死者的责任，是人类认识和了解自然的责任，是灾难过后反思生活的责任支撑着我，使我坚持着写完了这本书，写完了——一个当年从废墟里挣扎出来的人，对生死的独特感受。

40年的时间里，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如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等宣传媒体宣传抗震减灾、纪念唐山大地震……这几年又四处奔波，筹备把这本长篇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，用以迎接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。我也探索过利用其他文化形式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撰写了纪念唐山大地震的电影文学剧本，近两年又写了寻访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电视纪录片剧本，同时，总结自己工作的成果，编辑出版了20余万字的个人文集《让生命更精彩》……为了铭记这段历史，投入了多少劳动，碰了多少次壁，吃了多少苦，我自己最清楚！这些年的努力虽然成效甚微，但仍然抱定初衷，痴心不改！因为我更深切地知道，无论是对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，还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，唐山地震发生的时间都并不遥远。特别是今天，我们仍然受着地震——这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。据报道，位于欧亚大陆板块断裂带上的我国，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，20世纪两次最严重的、死亡人口超过20万的地震灾害都发生在中国，因地震死亡的人口中，我国占55%以上。近年来，我国每年要发生有感地震七八十次之多（！），灾害性的地震几乎连年不断，尤其不可掉以轻心的是，我们的首都北京仍然受着突发性地震的威胁。1998年3月1日，国家正式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。但我们在日常引导、教育公民树立“灾害意识”方面，尚有很大的差距。科学界一致认为，自然灾害固然可怕，比自然灾害更可怕的是“灾害无意识”。在准确预报地震灾害这一世界性难题未被科学工作者攻克以前，在我们建筑物越建越多、越建越高而抗震能力却很难说达标的严峻现实中，我们应该回顾总结我们所遭受过的灾难，无论是从增强减灾意识、珍爱生命的角度，还是从企盼科学技术快速发展、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角度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我

们有责任让21世纪人类的欢乐多于苦难。

40年了，唐山，这片英雄而美丽的土地，“遭劫难而得巨变，经涅槃而换新颜”。这些年，每到7月份，我都要回唐山，回到给予我第二次生命的地方，在唐山地震纪念碑下，缅怀、祭奠死难的战友们和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人们，祈祷他们无辜的生命，在天堂里安息！遇到地震逢五、逢十的纪念日，我和同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战友们，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，来到我们当年营房的旧址，来到地震纪念碑下，献上我们永远的哀悼，进行一场圣洁的纪念……我们不会忘记，我们的战友，“雷锋式的女战士”高东丽，在地震突袭的那一刻，坚守值班岗位英勇献身！我们不会忘记，唐山机场场站这个抗震救灾的英雄群体，在这里，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搭建了一座空中桥梁，在公路铁路不通的紧急情况下，挽救了无数条生命！一位朋友对我说，当时看到漫天飞舞的党中央的慰问电和救灾物资，真正感受到了劫后重生的希望！我们不会忘记，我和战友们——陆海空的三军战友们，拯救民众于生死关头的奋不顾身，重建新唐山而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……在唐山人眼里，解放军是自己的亲人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兵。3个半月的时间，他们给了这座城市以依赖、信心。那绝望里的救援，细致入微的呵护，已成为永远不灭的记忆；解放军留在唐山的身影，成为这座再生的城市心灵档案里留存的最动人的景象。在那难忘的3个月里，起降飞机874次，出动各种车辆5000多台次，抢救出被埋压群众1.64万人，抢救危重伤病员4.4万人，掩埋尸体9.95万具，协助地方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伤员9.3万余人，协助地方突击抢运救灾物资15.6万多吨。为了让这些失去家园的群众有个栖身之地，救灾部队每天投入6万多兵力，赶在入冬前建起了40多万间简易房，而子弟兵们，一直住在单薄的帐篷里。唐山的大批孤儿在转送到外地之前，大都被收养在部队的营地，有的连队，平均三个战士照看一个孩子，在执行任务的军车中，时常能看到随车的孤儿们，他们身裹军大衣，手里拿着苹果，捧着小人书。可亲可敬的解放军叔叔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这些孤儿在以后的成

长中有不少感人的故事，许多救护他们的解放军叔叔阿姨，成了他们的爸爸或妈妈。孤儿们长大后，许多人走入了军营。震后饮用水和食品奇缺，战士和群众一样，一顿饭一碗粥，尽管吃不饱，但战士们也没拿群众一粒粮食，而是把上级下发的食品和衣物全部送到灾民手中。救灾部队军纪严明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不给群众添麻烦。1976年11月初，大部分部队完成了救灾任务，唐山街头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：群众几乎是倾城而出。马路两侧挤满了早早等着的群众，拿着篮子、碗、水壶，拿着水果、鸡蛋，甚至是省下来的救灾食品——罐头和饼干。那一天，我正好坐车出去办事，亲眼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，部队的车（包括我的车）很快就开不动了。人们流着泪不让战士们走，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回来，把好吃的往他们怀里塞，他们不接，就一遍遍塞过去……唐山人用这种最淳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地震之后，唐山成为著名的双拥模范城，军爱民、民拥军的佳话一直在抒写着。因此，我每到这里来，都会感受到一种温暖，都会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沧桑与巨变，深深感受自强不息、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！这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食粮和巨大的社会能量！我认为，是唐山地震这段宝贵的经历，奠定了我人生坚实的基础，使我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，有的时候是觉得已经到了绝境，仍然能够静下心来，想一想当年从地震废墟中出来的情景，心情就会坦然，就会精神振奋地继续前行，用我不懈的努力和终生的奉献，报答给我重生的这片土地！

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刻，这本小说在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，实现了我的愿望，更让我心存感激。这本小说是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创作的，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，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，做了一些文学加工。我希望这本书，能使人们铭记唐山大地震这段沉痛的历史，更希望她历久弥新，传承唐山大地震体现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，并在其鼓舞下，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！

我还要每年来唐山，即使老了，走不动路了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坐着轮

椅也要来唐山……我渴望老天再给我40年的时间和生命，活到一百岁，每年都来，看看这片土地，看看这里的人们，把这里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：

在中国，有一个地方叫河北，

在河北，有一座城市叫唐山，

在唐山，有一件事情祖祖辈辈不能忘……

张建平

2016年1月1日

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碑文 / 1

前 言 / 1

第一章 浩劫余生 / 1

第二章 震中情殇 / 24

第三章 生死之夜 / 39

第四章 悲歌无韵 / 85

第五章 咀嚼痛苦 / 114

第六章 挑战极限 / 150

第七章 情寄冤魂 / 186

第八章 生命无价 / 247

第九章 真情幻灭 / 276

第十章 超越自我 / 309

尾 声 / 342

第一章 | 浩劫余生

“我还活着！”

剧烈的震动和山崩地裂的倒塌中，这个念头在章明的脑海里一闪而过。

恐惧。黑暗。挣扎。

.....

楼房倒塌前，尽管夜已经很深了，章明仍似睡非睡。天出奇地闷热，气压很低，嘴上捂了条湿毛巾似的，喘气都费劲，他甚至害怕自己会突然窒息。

连队的饮食卫生不太好，天一热，处处留意，防不胜防，结果还是拉开了。黄连素，痢特灵，合霉素……什么药都不管用。他不想住院。战备值班的人少，自己住院就得别人替他值班；刚刚提升为电台台长才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咬牙也要踢好“头三脚”；军区空军准备举办文艺调演，营里的演出队极有可能被选为代表队参加演出。调演的地点是军区空军所在地——北京。是北京啊！演出队全体12名队员憋足了劲儿，思想认识和

行动目标空前一致，准备利用八一建军节联欢会的机会“实战演练”一次，精益求精。他呢，则准备写一个新的节目，以适应纪念文艺调演的主题，充实演出内容……种种因素都不允许他住院。拖了半个月，体重锐减，病情加重，实在挨不过去了，上午办理了住院手续，下午住进卫生所。

他知道，她，在卫生所，他和她虽然有过交往，但一切已经过去。这也是他不想住院的一个原因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主动而热情地向他表示了关心和体贴，以及更深一层的含义……守着空寂的病房，心里边静不下来，莫名的冲动驱使着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，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……

这个病房是专门留给痢疾病号的，房门对着厕所门。房门与厕所门之间，是一个洗手池。章明的头正对着房门。肖医助从河南老家休假回来，带来旱烟、苹果和鸡蛋，招来一大帮老乡，说着笑着抽着，一会儿拿出几个苹果鸡蛋，洗洗大家分着吃；过一会儿，又拿出几个……水龙头关了开开了关，水声伴着浓烈的土烟味，浇在他头顶上一样地哗哗作响。同屋的两个病号明天出院，晚饭也没见他们吃，就出去玩了——连队管得严，请假上街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夜深了，肖医助那边没了动静。房门“吱”地一响，两人一前一后蹑手蹑脚地溜进来。

“把门关上。闩牢。”

“哎——是。章台长，您还没睡？”后进来的人讨好地应答着，捣捣鼓鼓地闩门。闩门的是孟华，营部修理所的有线技工，新兵；先进来的二话没说，铺好被子，放下蚊帐，钻进去躺下。这个不说话可以理解，一个连队的，姓顾，名清水，多当了几年兵，没提干，年底要复员。要走了的人嘛，有没有病都愿意住院，换个环境清闲几天。章明比他当兵晚，提了干，即使他有点不服气或其他什么情绪，也都可以理解，不必认真。

“这门闩坏了，关不上。我用笤帚把门顶上，行啵？”孟华一股酒气地凑到床前。

行啵？土劲的……不行也得行。章明把头裹在当枕头用的被子里懒得答话。直到他们扯起了均匀的鼾声，仍然睡意全无，将来呀，生活呀……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借楼道的灯光看看腕上的手表，下半夜一点多了。如果不住院，该到电台上接班……镇静，镇静……一，二，三……一百……一千……蒙眬中，屋外骤然风起，吹动身边的蚊帐，簌簌簌地抖动着。紧接着，一道道蓝色的光，在眼前一阵一阵地闪亮。

突然，大地深处迸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如一块石板断裂般的清脆，回音在大地深处扩散。回音未绝，隆隆的响声又从大地深处骤然泛起，像两盘巨大的石磨在滚动、碾压，整个大地顿时猛烈地震动起来。

“地震！！！”章明从床上弹起，脱口大喊。撩开蚊帐，坐在床沿上用脚探鞋——根本找不到。

不要鞋了，快跑！章明就势向左一挺，冲向房门。

房门带着一股风被拉开了，可还没等迈步，他就被猛地甩到对面墙上，顿时眼冒金星，额头上一阵烧灼。他没有一点点的防护准备，整个身子又直直地重重地仰面摔倒在楼道里，全身裂了似的痛。

“快逃！”章明猛地一翻身，凭着下意识，向楼梯口的方向惊恐万状地爬着。紧贴着地板的肚子难受极了，五脏六腑被震得挪了位似的。在隆隆的轰响和剧烈的抖动中，整座楼发出铁板碾压碎玻璃一般尖厉刺耳的声音，刺激着人的神经，令人发疯发狂！呼吸极为短促，心在嗓子眼儿里频率极快地狂跳，仿佛只要一张嘴，就能蹦出来掉在地上。

在狂烈的颠簸中，章明手肘膝脚并用地爬着。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，每一块肌肉都僵硬了，每一个关节都强直了，每一个动作都变形了……他是一截断木一只皮球一粒石子，似爬非爬似滚非滚，在颠簸中跌撞翻动，完全不能控制和支配自己，任凭大自然疯狂地摆弄和抛掷。他不敢放弃任何一个微小的甚至渺茫的机会，剧烈的颠簸中，每一次接触到地面，都拼命地向前一蹿一纵、一寸一分地爬行、滚动。求生的欲望、极度的惊恐，舞起一条凶狠的鞭子，带着尖厉的呼啸抽打、驱赶着他，使他拼命地往楼

梯口奔去。

狂虐肆意的震动突然停顿了一刹那。

这一刹那，求生的本能使他触电似的站了起来，忙乱中有人拉了他一把，他借劲儿立即扶住墙壁，左手痉挛般向前摸索。快到楼梯口了！他不顾一切地向前撞去，然而小腹部位碰到了硬硬的什么东西——对了，是摆在楼道里的乒乓球台子——他急忙用左手按着台面，右手向前，保持住平衡不让自己摔倒。伸出的右手摸到了一条光溜溜的胳膊。

他猛地一哆嗦，受到强烈刺激的心脏快要炸裂了。此时，倏地一道蓝光闪过，他看到右前方有一个人，上身泛着幽蓝色的光……

更剧烈的震波袭来，脚下一阵海潮似的涌动，坚固的楼房在涌动中轰然瓦解。他被沉重的楼板无情地拍倒了，就像一只青蛙在跳跃中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拍倒，蜷伏在狭小的缝隙中……

章明触摸到的那个人，也被拍倒了，巨大的压力，使他自行车胎骤然撒气般吐了一口气；骨头被压得一阵脆响，如同猛兽口中嚼碎了一块脆骨；全身的血液在巨大力量的挤压下，发出一种奇怪的“滋滋”声喷射着，浓浓的腥气带着一股湿热迸发而出。

“完了，这人肯定完了！”章明觉得死神黑色的衣裾裹着一股阴冷的风笼罩了他。

他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，在死神面前，一切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。但还是要尽一切一切的努力，挣扎着使自己活下来。剧烈的震动和摇晃仍在继续。头疼欲裂——他的头被楼板挤压着，头下面是乒乓球台子，头在楼板和球台间成了一只又薄又脆的乒乓球，被倒塌下来的楼板这个巨大的乒乓球拍子重重地压着。鼻梁骨清脆地响了一声，紧接着，头骨也在细微地响！地震，停一停，停一停吧，再大一点劲儿脑袋就压碎了！嘴在摔倒时狠狠地磕在球台子上，半张开，“啊，啊，啊——”一个劲儿地短促地捋气儿。刺鼻的白灰粉，尘土直冲喉咙。不喘气不行，一吸气满口的白灰和尘土。他像一条搁浅在稀泥浆里的鱼，张嘴闭嘴一股脑的混浊……竭力

地憋气，控制呼吸，憋得眼睛直冒金星，眼球鼓胀鼓胀的，一阵阵的呕吐感……手紧压着乒乓球台子，粗糙的沙砾针尖一般刺痛了掌心，脚下乱蹬乱踹……全身的劲儿都运到了头部，跟沉重的楼板，也跟命运，做最后的抗争。

顶住！顶住！！一定要顶住！！

万幸的是，毁灭万物的震动终于在他的头被碾碎以前暂时停了下来。从大地深处那声巨响到震动停歇，只有几秒钟。短短的几秒钟，章明逃出八九米远。随着震动的停顿，是死一般的沉寂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章明蒙了，提到嗓子眼儿的心一下子又坠向无底深渊——这世界上就剩我一个人了吧？我在哪里，是不是陷到地底下？还没等脑筋转过弯来，远远近近埋在废墟里的人们几乎是同时叫了起来，跟事先约好了一样。

“啊——！”“啊——！！”“啊——！！！”原始动物般的号叫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叫。

没有语言，只有号叫。

章明也要克制不住了，他听到很近的地方也有人在叫，一种冲动使他想跟着一起喊：“啊——”但不可能，他的头向左侧歪着，嘴被压在乒乓球案子上，颌关节固定，张不开闭不上，只能对付着喘气。快，先把头挪出来，再把身子理顺……趁着暂时的安定，章明双手用力撑着乒乓球台子，头往后一点点地撤。下嘴唇肯定是磕破了，又胀又疼，往后撤一下头，磕破的嘴唇在满是沙土的案子上移动摩擦，疼得直冒冷汗。不把压着的头撤出来，一会儿再震就得玩儿完——这脑袋再也经不住压了。顶住，一定要顶住……他屏着气，忍着疼，终于把头挪了出来。下颌总算能活动了，赶快把嘴里的沙土吐出来。他运动着已经麻木的舌头，想刺激着分泌出一点唾液，不行，干燥的嘴里满是沙土，一合嘴咔嚓咔嚓地响。一阵干干的什么也吐不出来的呕。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有点牙碜算什么！他定了定神，一狠心：一，二！嚼！

咯吱咯吱咯吱……浑身的汗毛一根根地倒立起来，人像被扔进了冰窖